

夏峯先生集

四



夏年光緒二十一年

四

夏 峯 先 生 集

(四)

孫 奇 逢 著

夏峯先生集卷九

題跋

題金忠節一門殉義記略

嗟乎。甲申三月。事何忍言。非伯玉一流。則天維地柱。撐柱無人。國非其國矣。憶甲戌至都。都人士咸曰。許大燕市。借道鄰。伯玉二君爲生色。然則伯玉之生之死。係斯世斯民之重。其生也非虛生。死也亦非徒死矣。箕疇以考終命爲得其死。余謂公御河一死。拜母別弟。就義從容。魂魄何其清。英靈何其肅也。侍先帝。見二祖列宗。永有辭於天下後世。其得正也。莫有正於此者矣。况堂上老母。見義明決。月餘室人甘心殉義。弟錄死而生。生而竟死。一門之內。忠孝節義。昭垂日月。將天維賴以不傾。地柱借以勿壞。彼不得其死者。卽祿位壽考。豈可同日語哉。公沒之二年。弟鏡始從余遊。忠孝家風。識趣自異。然於母嫂兄弟之死。備經苦楚。朝千悲而掩泣。夜萬緒而迴腸。是死者卻爲其易。生者反處其難。仲遠勉之哉。

題史忠襄傳後

忠襄自初入仕。至閣部督師。精勤敏練。隨地効忠。可對宗社神人。可對天下後世。洵無愧色。第當艱鉅之任。須有遠大之規。知人善任。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。安能以一手一足。左畫方而右畫圓乎。擇君而立。間

不容髮約馬士英與共功。此最失著。天下事不可爲矣。總之天也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

題史道鄰傳後

維夏赤豹史子。過訪夏峯。述其夙昔。愴然興思。旣而曰。明之亡也。不亡于逆闖。而亡於逆璫。君知之乎。予曰。然。楊左諸君慘死。戕賊元氣。此不必論。高陽閣部當關。誰阻其成。君家閣部守江。誰敗其事。言念及此。諸逆孽之罪。豈勝誅耶。余嘗謂高陽善于知人。而不善爲人知。君家閣部長于知君子。而不長於知小人。總因惜其不成。爲此痛哭流涕之言。若必善爲人知。豈遂附小人。而陰爲之用耶。馬阮諸逆。通國皆知。公豈不知。但事權有歸。旣不能制小人。勢必爲小人所制。到無可奈何。只有拚一死以謝天地祖宗。將如彼何哉。公之品行。天日爲昭。當自不晦於天下後世。何患乏歌咏闡揚之人。公督師時。衰腐曾蒙知己之言。實負公。然倍感公。今髦矣。聊附數言于傳後。以識吾私。併以復赤豹。

題真先帝臣冊

魏子一鰲自平定歸。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。一統蓋平定人。而宦於蒲者也。繼而出一冊。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。常君若禎所著始末。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。備述死難義烈。行間字裏。生氣猶存。因念甲申三月。先帝以身殉社稷。時在十九日。余郡二十四日。猶以孤城抗烈焰。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。指不勝屈。不謂保定而外。數千里節義相望。僅得之榆林。又復得之於公。且自始至終。從容就義。亦可謂烈丈夫哉。公殉義在癸未十月。先帝嘉公死。贈按察司僉事。因題其冊曰。真先帝臣。稱忠烈。從

衆議也。蓋君死社稷，臣死城守，是君是臣，始兩無悔色耳。

題南川遺詩

予昔聞張南川先生名，欲讀其詩而不能得也。每恨文士標格，轉盼陳跡，造化似有意妬之者。邇始得其遺椒山詩與江陵書，不獨文士之雄，而契結忠臣之盟，豫折權相之焰，識力氣骨，高人百倍。先生非一國士，蓋天下士也。况以芮城爲父，睢陽爲子，家世赫奕，乃不百年而聲問銷歇，遺文罕睹，甯不浩歎。羅生明珠，恐其遺詩淪沒，梓其聞且見者若干首，雖未得睹大全，亦可窺其一斑矣。後有存者，誰忍棄之。羅生閉戶讀書，不迫逐世好，可爲南川功臣矣。

題篤行君子卷

固安賈正卿，樸實醇篤，白頭不失赤子之心。從余遊四十餘年，歷貧富患難流離死生，而素心不改。初念益堅，所稱有恆者，殆其人歟。弱冠時，兩經廬墓，孝行著聞。楊明宇都君揚於朝，一時賢士大夫如湯君兆京、左君光斗、周君起元，皆器重之。最後肄業江村鹿伯順之門，同人嘉其孝，題詩盈卷。蜀人陳盟冠之曰：篤行君子。未付正卿，忽爲人竊去。後劉君若宰復題之。壬午，正卿攜卷吏隱安慶，弔浮邱公墓，會甲申兵亂，糜爛土地，人民正卿面帶刀痕，深半寸。妻李烈死，次子被掠，事定，官各任職。正卿素聞守身之義，與一僕徒步歸來，與余話死生流離狀，慟尙殷殷也。己丑，其卷復失。余因簡伯順認真，草仁卿北海亭集，暨余與吾弟啓美稿中所存者，仍彙爲卷，以俟後之君子，續爲咏歌，噫，一卷也，忽成忽失，豈鬼神秘惜，不輕以

君子予若人。然予知若人甚晰。微而顯。闇而章。誠自不可掩。惡知前兩經遺失者。非所以待大闡發於今日乎。

張忍侯詩草題詞

古來英人韻士。詩重人乎。人重詩乎。予不喜談詩。而喜談人。其人是。片言隻字足傳也。其人非。縱神工鬼斧。何裨有無之數哉。東魯張忍侯。海內有心人也。逆闖陷神京。君卽遁去。遂絕意仕進。因念宋德祐。景炎之後。搢紳先生。往往竄匿山谷。或衰麻終其身。或痛哭荒江斷壘。而不復有榮達之願。以予所聞。忍侯殆斯人之徒歟。信山胡子。與忍侯交善。手一編示予。予不知詩。而服膺其人。况其詩亦能抒寫胸臆。而獨存本色。何必漢魏晉唐。而後爲詩哉。

題念菴集後

念庵陽明功臣。龍谿益友也。陽明良知之說。本之孟子不慮而知。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。無內外無寂感。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。便是致知。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。必加見聞知識。補益而助發之。便是俗學。此以一念之明爲極。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。念菴曰。不然。陽明常以入井怵惕。孩提愛敬。平旦好惡。三言爲證。蓋以一端之發見。未能卽復其本體。故言怵惕矣。必以擴充繼之。言好惡矣。必以長養繼之。言愛敬矣。必以達之天下繼之。孟子之意可見。陽明得其意者也。故亦不以良知爲足。而以致知爲功。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。故曰。陽明功臣。龍谿益友。

題晦菴文鈔

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。若只存此。則朱陸當欣然相得。安得許多同異。道問學與尊德性。原是一椿事。正不妨並存。見聖道之大。各人入門不同。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。俱當互見。以示天下後世。因簡朱陸始焉不合。繼焉漸合。終焉相合之語。俱列于冊。見朋友之益。相得之難。如此。後之學者。不知陸并不知朱。必以爲到底不合。至舉晚年定論之語。亦不之信。見有人尊信陸子者。則極力擯斥之。見有人指摘陸子者。則極力推獎之。此與朱陸何涉。適足明己之拘而不大。千古學術。豈一己之意見。遂爲定評哉。王子格物之說。冒險犯難。歷盡諸攻。始得休息。然亦與朱王何涉。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。青田亦無陸子靜。姚江亦無王伯安。

題白鹿洞聚講四條後

前三則謂是濂溪考亭象山之意。後則乃師門宗旨。愚謂此四則。簡當真切。最中學人之病。千聖萬賢。旨趣總括於此。大凡儒者立論。以不謬於聖人爲極詣。而所入之途。不必盡同。如適邦畿。從山從水。從陸。途各不同。期歸於邦畿而已矣。從山者所見皆山。從水者所見皆水。從陸者鳥得而非之。從陸者所見皆陸。從山從水者又鳥得而非之。及抵邦畿。則同一邦畿之見而已矣。蹊徑紆曲。俱可相忘也。濂溪尙已。建安亦無朱元晦。青田亦無陸子靜。姚江亦無王陽明。此已至邦畿者之言。而紛紛異同。牴牾之見。則見山者言山。見水者言水。見陸者言陸而已。何怪乎。至有未曾徑山徑水徑陸之人。徒聞言而鼓煽逐波。則怪甚。

矣。

題李氏先德錄

予童時知有希直先生紹靜修之傳。而以理學主盟者也。疏請靜修從祀。章數上。得立廟。春秋祭祀。其弟都御史侃。誌其先世河南新野人。後徙安次。又以母家容城。遂歸老焉。世系具在。昭然可考也。李生某。彙成冊。名曰先德錄。夫子孫於祖父。尺地片椽。無不斤斤守之。惟恐失墜。至其精神行事。語言文字。則聽其隕越散逸。李生此冊。得之于積書博古之家。存之於兵火流離之後。急思梓而傳之。恐其復失。此與守尺地片椽。惟恐失墜者。其重輕何如耶。予聞之。述前者據信後者實。蓋非據則妄指。非實則溢美。妄指與溢美。豈可以垂示來禩哉。是編也。獨希直先生爲詳。間及其兄與割耳兩節。婦至都御史暨篤貞堂諸君子事蹟。則邈不可覩矣。徒令其子若孫。遙想于烟雲縹緲。彷彿疑似之間。則是編烏容不珍重而什襲之。

如存錄題詞

古今憑弔之詩文。非其戚而哀之。則其賢而慕之。出此二者。情之所不載也。其戚而哀之者。要皆平日情事相關。肝膽與共。忽一旦中道棄去。故不禁涕泗漣洳。興之咏歌。賢而慕之。則不然。生不必履其地。素不必聞其名。或得于賢士大夫之稱說。或觸于家人骨肉之儀刑。遂不覺凜然起敬。油然而思。始于親及其疎。起之邇。動乎遠。是孰使之然耶。非戚非賢。兩者無聞。則僞焉而已矣。莽不曾抱嬰而泣乎。此飾詐以成勢者也。輟不曾拜墓而哭乎。此諂往以希利者也。嶠不曾沾衣而別乎。此破疑以濟謀者也。皆所謂無從

之涕耳。余未識信我耿君。然再聞之。鹿廷尉曰。魁梧磊落。伉爽男子也。迄今居百樓。此中親友。無不泰斗。至廣我。是經輩。語次及之。鮮不泫然而淚下。沒且數年。猶能遵其遺言。罔敢殞越。足見信我之身型家範。施于有政。余因而得悉其生平行誼。孝弟大節。已譜入吾取節錄中。一時聲氣。無論遠近親疎。或爲立傳。或爲詩文。爭謂其人足存也。夫郭林宗。徐孺子。一匹夫耳。百世之下。聞其履行。見其山川墓廬。歎歎瞻戀。不忍舍去。是豈生而有可借之勢。歿而有可希之利哉。要其人之精神蒸動。發皇人心。故戚而疎。近而遠。愈久而愈令人思之不衰。信我君之神情意志。應自照耀于天地間。而是經彙親疎遠邇之言。題之曰如存錄。其亦仁人孝子之思乎。

劍南詩鈔題詞

昔茅止生在江村。嘗爲同人談放翁詩。津津不置口。恨未睹其全。戊子歲杪。薦馨覓得劍南集。手自抄錄。其鑒賞亦猶之止生也。余亦日閱數首。偶有當於臆者。不問工拙。令兒輩錄之。得若干首。大都高曠超逸。名之曰放。誠自爲寫照。至甘貧愛閒。慕隱喜幽。更有當於老懷也。然其生平大節。摠在不忘中原一念。故感憤悲鬱。無地無時。無非此意所蒸動。至垂老示兒云。王師北定中原日。家祭無忘告乃翁。是豈可以詩人目之哉。佳者不能盡錄。錄者不必盡佳。偶從所好云爾。其所收之句。要亦如此。觀者勿謂余選放翁詩也。

題酷吏傳後

嘗聞漢多循吏。讀酷吏傳。郅都等十人。皆以酷烈爲聲。是時民尙朴。知畏罪自重。而都獨先嚴酷。後甯成輩效而行之。事益多。民益巧。法約皆倣郅都。而廉弗如。趙禹文深。雖孤行一意。然用法益刻。張湯多詐。舞智以御人。自公卿以下。至于庶人。咸指而目之。王溫舒等後起。治酷於禹。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。縱廉其治。放郅都。尹齊以刀筆事張湯。聲甚於甯成。楊僕治放尹齊。臧宣爲左內史。杜周爲廷尉。其治大放張湯。然此十人者。天子初皆以爲能。禁奸止邪。亦足快意一時。而陰慘嗜殺。濫罰無辜。謂天道何。予謂此十人者。卽小有能聲。皆天之戮民也。太史公作酷吏傳。以昭示天下後世。雖曰瑕瑜不相掩。只酷之一字。嚴於斧鉞矣。

題游俠傳後

太史公傳游俠。津津稱之。不一而足。彼固有所取爾也。此等人。行雖不軌于正。然其言必信。行必果。不愛其軀。能存亡生死人。此固英雄之所喜也。君子獨惜其不知學。知學則勇於徙義。勇于改過。視曲儒抱咫尺之義。卑論儕俗。與世浮沉者。天淵矣。唯不知學。以武犯禁。遂使朱家。郭解之徒。令與暴豪冥行者同類。而共笑之。無足怪也。吾友鹿忠節。少年有俠士風。非深於學問。不能過此關也。

題滑稽傳後

談言微中。一語一篇要領。當時敢言之人。未可與莊言。故以滑稽出之。總之言期于有中。不中而言不幾贅乎。然不可律以聖賢之旨。此所以爲滑稽耳。

題日者傳後

賈誼曰。古之聖人。不居朝廷。必在下醫之中。太史公所以爲日者立傳。道高益安。勢高益危。居赫赫之勢。失身且有日矣。此一篇歸結處。見道之言也。予謂身危。不獨勢高。古人尙可以貧賤而肆志。今人欲肆志於貧賤。甯可得乎。君子以謹身正物。思患而預防之。庶可免咎。

題貨殖傳後

大學平天下。而其實際。在用人以理財。則財之理也。亦唯使家自爲給。人自爲足。合之而成豐亨豫大。自儒生俗士。不知理財之務。而諱言理財之名。民生所以日促。而國家所以長貧也。太史公論富國家。洞悉人情。通達事體。能放其意而行之。無地不可富也。無人不可富也。無術不可富也。其言曰。本富爲上。末富次之。姦富最下。無巖處奇士之行。而長貧賤。好語仁義。亦足羞也。此雖有激自道之詞。然亦占盡地步。見唯巖處奇士。乃可以脫然于富貴之外耳。

題耶律晉卿傳後

嘗聞元有三儒。許平仲。耶律晉卿。劉靜修。余靜修里人也。知有靜修而已。繼而讀平仲集。暨薛文清。崔後渠之推尊平仲。始知平仲矣。今來百泉遊。息梅溪舊墟。再取其傳而讀之。益驚歎晉卿之爲古大臣也。好生一念。淪洽于人。元季而生此人。斯世斯民之慶也。梅溪之蹟已湮。梅溪之人不朽。爲書其傳後。俾論世君子考衷焉。

題毛選君狀後

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。予時遊京師。凡屈指海內。清貞沉毅可當大任者。莫不首先先生也。今逾五十年矣。先生之潛躍升沉。俱不聞。壬寅先生曾孫會侯。以彰德司理。借便顧予。夏峯論學。別後兩以書來質所疑。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。乃知卽神廟時。都人士所稱能大任其人也。向徒聞其名。今讀其狀。恍見先生矣。先生蚤慕文成良知之學。曾與龍谿握箸晰義。超超有會。李見羅居幽囚中。講止修之學。偕同志詣獄受講。連朝昏不懈。只此嗜學一念。自得者深。故能於得喪夷險。履之若一。爲令居銓居鄉。凡所施爲。要以理爲主。而氣赴之。故不仆。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。則禍福死生。所以悚惕我者。隨在而是。甯能無介介乎。先生有本之學。出處皎然。不用夬。則用遯。其於易也深矣。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。立朝如毛玠。居鄉如范希文。予謂摠自嗜學一念來。孝友則真孝友。清介則真清介。弘毅則真弘毅。固非義襲而取之也。予更有慕焉。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。元氣淳固。而生先生。先生以理學起家。又四世而會侯能傳其家學。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。因附數言於狀後。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。

題內黃摘要後

摘要者。張仲誠與內黃紳士講學之書也。如論逆力。本體皆順。工夫皆逆。唯逆所以雖富貴不處也。貧賤則不去。總是逆力。性也有命焉。命也則又有性。總是逆力。如一念常在。不分遇事不遇事。儼然嚴師。憚友

之相隨。居處自不容不恭。執事自不容不敬。與人自不容不忠。一念不在。便是氣用事矣。如辯恕。聖賢所謂忠恕。確有把柄。直是求諸己。己卽人也。己之心。卽人之心也。自人失己之心。而人之心於是乎不可測矣。聖人言己所不欲。勿施于人。不欲在己。我只勿施而已。萬物皆備於我。向萬物尋萬物。能無差乎。此等處透徹親切。人人快心。其餘有令人不能言下醒豁者。未免涉賢知之過。驚夫婦之愚。在仲誠以爲非可說。可不說沒要緊的話。愚謂可與言而不言。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言。失言。總之聖人只是行其所無事。仲誠痴心人也。識卓而力猛。一得于知。遂迫欲見之于行。且並欲與同人共見之于行。此其學誠篤。而心誠苦矣。愚嘗謂帝王大功業。因天因地因人。而已不與焉。聖人大學術。因物付物。以人治人。而已不與焉。只一行所無事盡之矣。不能行無事。其弊也恐流而爲鑿。夫子自居好學曰。不善不能改。假年學易曰。可以無大過矣。又稱顏回好學曰。不貳過。又曰。有不善。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我輩今日談學。不必極深研幾。拔新領異。但求知過而改。便是孔顏真血脈。予毫而庸腐。不足以有爲。仲誠勉之。勿落第二人是所望也。

題費此度中傳論

中傳論取子貢識大識小。莫不有文武之道。一句做主。而兼取諸儒之說以輔之。反覆辯晰。甚爲詳贍。其中以毛血明水后稷文武爲喻。尤令人心折。可謂漢唐諸儒知己。老夫理學宗傳。於董子。毛公。文中子。韓文公。諸儒皆不敢遺。亦先輩之緒言也。湛虛張公。常與老夫言。漢儒大有功于聖門。其去聖人不遠。傳義悉有所授。卽宋儒尋求墜緒。皆賴漢儒之力。謂其茫無所知。此亦未可盡以爲憑也。惜湛虛已往。不得覩

此度之論令一快耳。

題西嶽圖

高皇帝一代開天之主。而有夢遊華山之文。黃道周一代結局之臣。而有思在華嶺之詩。不知華山閱幾千百年。而乃得如是君如是臣爲之讚歎題咏。神遊不置。山靈亦奇遘哉。某日夕對此圖。而誦其文。讀其詩。可使華山道士夢中聞之。亦當爲之叫絕。

題黃梁遺蹟後

愚按是說爲沉酣名利之人下一劑清涼散。雖對症。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。夫子于宰予責之以朽木糞牆。蓋法天之健。無一刻可自暇自逸。審如是也。將使天下扶危豪傑。救焚經濟。皆以盧生一夢掃之。治待誰開。亂侍誰轉。舉世界而歸之昏夢之中。可訓乎。不可訓乎。此可爲達者道也。

題煙霞館

有身須宇宙。無事卽煙霞。予極賞此語。蓋身通天地古今爲一體。離宇宙。何以安頓此身。堯舜達而在上。孔孟窮而在下。局有隱見。然分無加損。總皆所謂勞心者耳。若荷簣丈人之流。則不然。治亂自在世。予己身無與焉。果哉末之難已。至用行舍藏。非役情于宇宙。而曰有身須宇宙。非癖志于煙霞。而曰無事卽煙霞。則隱見有道。卷舒合規。非聖賢而豪傑者。鮮能與于斯。予庚寅避地來蘇門。隱君已先結廬于百泉之上。予嘗以煙霞逸客四字額其廬。隱君卽以此館爲同人遊憩之所。予因爲社約數則。蓋爲此地不可無。

此館而此館不可無此人。蘇門一區，從來多寓客。許平仲自河內來，姚公茂自柳城來，竇子聲自肥鄉來，班荆而友，相視莫逆。堯夫暨子伯溫，公茂暨子誠齋，姪牧菴，許平仲暨子時可，則父子與偕。至稽康之從公和，姚牧菴、白素菴、王秋澗之從平仲，迄今父子作述，師友嚶鳴，猶爲蘇山蘇水留爽氣也。人固藉山水爲緣，山水尤藉人爲重，豈待問哉？隱君少壯行蹤，非耽邱壑，老而休息於此，其識趣過人遠矣。

題壩簾卷

先伯兄國重先生，素不作詩。慟先府君無病而逝，於廬居時，有哀吟二章，歷年多稿，遂不存。仲兄啓運，晚有遊豫吟，季弟啓美詩最富。兩大人見背後，予偏有緣于兄弟之間。兩兄視我，其友愛甚于我之視弟。啓美事我，其恭順甚于我之事兄。聚散離合之際，各有相憶之什。今兄若弟俱逝，予日就衰，每念夙昔，輒流涕，不能自禁。因令兒子輩搜輯從前相憶諸什，錄十之二三爲一卷，日夕瞻對，聊以寄予寤寐之思。

題五弟啓美詩帙後

啓美舊錄其詩四首，淫孫愛而珍之，臨其字并誦其詩。按此詩在甲戌前，京衛武學作也。有詩啓百首，抵武城，困于病，以稿付余，令選而授梓。余時無多暇，僅錄什一于千百。後謝病歸，詩更進，且益多。因書劍飄零，刻與選兩無力焉。歲月悠忽，撫卷興思，小子輩護存之，以俟後之君子。

客座私祝跋

人家子弟做壞了，多因無益之人，日相導引。近墨近硃，面目原無一定，多暴多賴，習氣易以移人。余不敢

以槩天下之賢子弟。就余兒時以迄今日。忽彼忽此。轉徙難憑。日與飲者遇。而余之嗜飲也轉甚。日與博奕戲謔者習。而種種之好。余亦不肯後於他人也。或時而對賢士大夫。語夙昔之事。隱微之念。唯恐其革除之不盡。而洗刷之未到。迨賢士遠。而便佞親。則悠悠忽忽。故態又作。噫。友雖五倫之一。實貫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。而妙其用。少年未經世故。此義尤爲喫緊。私祝數語。嚴切簡明。直令宵人輩立腳不住。其子弟賢。當益勉於善。卽不賢。或亦不至大壞極裂。不可收拾。先生崛起正德。功定叛王。以一悟而師世學。以一勝而開封國。片言隻字。無不足提世覺人。獨取是篇而刻之。蓋人未有不愛其子弟。而子弟之賢不肖。實於此判。聖狂敢以公之。吾黨士之共愛其子弟者。

冰雪飲跋

清濁苦樂四字。其點畫形象。人人識之。其義則人人不識也。余嘗見世有一種人。豪華自喜。清所濁而樂所苦。畢世沉淪而不悟。此無僞之俗人也。又有一種題目甚明。勉其清而襲其樂。寸心恍惚而不真。此作僞之雅人也。嗟乎。雅而僞。爲之心勞意攘。而苦乃滋甚。孰知真能清者之自有餘芳耶。真能樂者之自有至趣耶。白沙有言。舞雩三三兩兩。正在勿忘勿助之間。曾點夢兒活計。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。便都是鳶飛魚躍。會此機括。則六合內外。上下古今。都一齊穿紐。可因此飲。而直究生人之初矣。願與同志者共闡此冰雪之義。

鹿太公助餉跋